

目 录

(一) 我所知道的民国十八年涇源事件的前因后果

董涵策口述

董皓整理 (4)

(二) 涇源县民众殉难纪念碑记

(16)

(三) “褐褂兵”

马步芳在涇源的最后一次征兵

张静安口述
贺勋整理 (16)

《 征 求 意 见 稿 》

我所知道的民国十八年洮源事件的前因后果

董涵荣口述

董 皓整理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洮源发生了一场空前惨痛的血案。这次惨案的发生，不仅使当地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巨大的损失，而且在回汉两族人民心中留下了不愉快的阴影。今天，我们回顾这段令人痛心的往事，觉得当年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也有当时现实政治的原因。历史地、全面地去看待这一事件，对于我们今天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大好局面是很有教益的。

清末同治年间，杂居于洮源的回汉蒙藏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到了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回族教民内部发生了所谓“大会”与“花寺”的宗教辩论。当时的地方官丹噶尔厅同知富尼便卷入这一争端：他“劝捐粮石，修补城垣，城内凿井，纠练勇丁，为守城计，”（摘自《丹噶尔厅志》）后来，还把本城部分回民赶到西纳川一带。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五月，“大会”派教民会同撒拉族教民攻丹噶尔城，当时的行政长官认为城内回民“内应为变……使团

勇歼之。”这就扩大了事态，挑起并加深了回汉两族间的矛盾，正如《丹 葛尔厅志》中所说的那样：“内患虽除而本地防务缘是愈棘矣。”果然为尔后民国十八年的事件发生埋下了隐患。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在河套五原誓师，表示拥护国民革命，派部将刘郁芬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率军经宁夏进入甘肃。当时的甘肃督办张广建仓惶逃走。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刘郁芬控制了兰州。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我到兰州读中学，就风闻刘郁芬在他的后花园摆鸿门宴”诱杀了原驻军首领李长青，黄德贵二人的事。当时，青海、宁夏尚未与甘肃分省。甘肃省辖陇东、陇南、洮岷、河州、凉州、甘州、宁夏、西宁（即甘边宁海）等八镇。原八镇镇守使中如陇东张兆铨，陇南孔繁锦，洮岷宋有才，河州裴廷俊，凉州马廷勳，甘州马廷贤及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等人都不愿冯玉祥的势力进入甘肃，他们私下里结成联盟消极抵抗刘郁芬。但他们又各自同床异梦，都不敢公开反刘，其联盟很不巩固。刘郁芬便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先破陇东张兆铨，次破陇南孔繁锦，接着又击溃洮岷宋有才。这时，西宁的马麒脚踏两只船，作壁上观，他表面上接受兰州刘郁芬的便命，实际上不过是阳奉阴违，反对刘郁芬的国民军控制西北。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河州回民在一些人的策动下公开反

抗刘郁芬的国民军进驻河州。河州是甘凉二马和青海马麒的家乡，他们纷纷从暗中以军火物资乃至派遣兵员帮助回族群众和刘郁芬作战。起初，刘以为是乡民作乱，是乌合之众，也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派小部队进剿，殊不知他们有好几个镇守使暗中相助，其乡民又骁勇善战，所以国民军屡遭失利，伤亡惨重。后来，刘得知内情，报告冯玉祥，冯即派吉鸿昌、孙连仲等人，率精锐部队以四、五个师的兵力，进剿河州。击溃反抗者。甘、凉二马遂不敢妄动，刘郁芬这才大体控制了甘、青局势。

在河州战争中，青海马麒虽未敢公开和刘郁芬对抗，却睁只眼闭只眼的听任当时驻守湟源兵站的侄子马步元（时任旅长）以军火乃至兵员乔妆赴河州参战。刘郁芬闻此举，便扬言要进军青海。马麒闻言觉的形势不妙，便派自己的外交使者青海垦务局会办朱绣，青海镇守使署总务处长周希武、西宁县长达从范及申士基生兰、蔡占斌等，出使兰州，与刘郁芬面谈和平解决时局问题，以表白自己《拥护国民军》的心迹，并试探刘郁芬对自己的态度。朱绣（字锦屏）系湟源县人氏，时为马麒幕宾。曾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参军，顾问，兼任湟源县皮毛总局局长等职，在湟源人心目早有一定威望。七月，朱绣等人由马麟（马麒之弟）护送，向兰州进发。行至永登老鸦峡莲花台，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刺客所枪杀。行刺时，护送者马麟却滞留在后，刺客从容行凶，顺利成功后始安然离去。马麟只身回到西宁。朱绣遇刺的消息传开，舆论大哗，当时世人盛

传此系驻湟源的马步元所为。人们猜测：马步元一向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西北。怕其叔马麒和冯玉祥达成协议，且其支援河州事件的事早已走公开的密秘，又怕朱绣此行会揭穿他的老底，就施行谋杀手段，以拒绝与冯和谈。

当冯玉祥的大军进剿河州，击溃反抗者后，余部公推当地望族出身的青年马仲英为首，率被击溃之余部万余人，放弃河州，流徙他乡。马仲英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却已十分强悍凶残，老百姓称之为“尕司令”。他率部流窜陇南、洮岷一带，一九二八年农历十二月间，又流窜到青海同仁，后进入贵德，贵德县开城投降，迎接马仲英。刘郁芬派兵尾追，马仲英又弃贵德北窜。

在此期间，南京中央政府命令划西宁道（即甘边宁海）为青海省，冯玉祥委派孙连仲为青海省主席，孙率领两个师进西宁，马麒表示欢迎。这时，孙连仲得知马仲英已在贵德，便在西宁西郊布防，既防马仲英偷袭西宁，又防马麒趁机生变。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正月，马仲英派小股人马出石灰沟、汉东堡、阳山堂一带，制造进逼西宁的假象，吸引国民军加紧在西宁西郊地区布防，而其主力却翻越拉鸡山，经白水河，出蒙古道直扑湟源县城。

湟源事件在发生之前，已出现了大世的征兆：朱绣遇刺以后，就有谣传说：马步元要杀尽湟源的绅士名人，以报同治之仇。当时，湟源比较出名的绅士毕耀庭、杨治平等，李耀庭闻讯先逃到西宁，躲避风头。

杨治平硬顶着没有离开。我由于当时兰州战乱，读书不成，返回家乡，拜杨治平为师。每天到先生的花庭潜园书房就读。先生未到时，由我持钥进先生书房整理。八月的一天，我开门进院，只见园中的牡丹花被人摧折，开书房门一看，见里面一片狼藉，先生的画像被人用刀划破，清点东西并未失窃，足见是一种威胁警告。九、十月间，城门上揭帖不断，内容纷繁，致使城内气氛紧张。还谣传马步元要造反，从马的兵营中还时常传出怪叫声和喊杀声，城内有钱人惶惶然不可终日，纷纷把细款金银往乡下转移，我家也把一些财物送到了乡下，城里的一些绅士聚会商议给马步元禀资送礼，以求其勿使生变。据说马收礼后表示绝无此事，以安慰众人。

腊月（民国十七年）国民军派了一个连来渭源驻防，渭源人大喜过望，人心遂安，人们又纷纷把原来转移到乡下的财物取回，打算平平安安过个好年，我家也不例外。

三年正月初一，突然听到马仲英进发渭源的确凿消息。众人大为惊恐，城外居民纷纷往城内躲避，绅士们聚会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坚守县城。他们认为：据以往经验，渭源历来在守城中未出过差错，西乡的团勇也很有名气，目前渭源的绅商有一千余枝步枪，还有国民军的一连士兵，因而守城是满有把握的。这时，马步元已在国民军第柒团第玖军骑兵第二十旅旅长，原先谣传马步元要造反时，渭源有人曾联合过西平的国民军，省主席孙连仲就召见了马步元，

听说马步元立下誓愿，表示全力保护温泉的安全。事到如今，马步元在河边、路口、东峡、要塞等地锯倒大树，设置路障，派兵把口，大有保境安民与马仲英决战的架势。阴历正月初四日城乡团勇约一千余人集结完毕，在城内待命，温泉缙绅与马步元商议布防分工之事，因温泉人对马步元心存疑虑，终不放心而又不能明言，就想出了一个所谓两全之策，叫马步元在河边、路口等外围设防，城内及城北制高点北极山、敬敬山均由团勇和一连国民军把守，部分团勇上了北极山、敬敬山，部分团勇和国民军士兵加杂一起上城头设防，布防就这样仓促就绪。初五日，就已听到马仲英前哨已到达离县城二十多里的白水村，午后进至离县城不足十里的聚古道村。黄昏时绅士吴蕴山带了一队乡勇前去迎敌，结果，未经交手兵部下已作鸟兽散，是夜枪声不断，火光冲天。

初六日清晨，天色微明，我从房顶向北看，只见守北极山制高点的乡勇连滚带爬纷纷逃命。原来，是马步元的骑兵从背后袭击北极山，几分钟后，制高点完全被占领，接着他们又放火烧文昌宫，一时间北极山上浓烟滚滚，以图制造混乱恐惧的气氛，增强心理攻势。北极山头离城头不过数百米，一经失手，防守城头的乡勇和国民军士兵就完全暴露在校口之下，除北城外，其余三面皆无掩体藏身，人就成了靶子，守城者大乱，纷纷跳下城墙逃生。

在此期间，城内县政府民团指挥部和城外马步元的公馆尚通电

话可供联系。上午九时许，马步元打来电话说是只要城内交出现有的一千余枝步枪，拿出十万两白银，他可以从中调停，说服马仲英不进城，保证城内安全，城内绅士们见大势已去，赶忙答应条件，并立即着手收集枪枝，筹备银两。这时枪声暂停，人们背着银两上城头。可是，攻城时马步元叛军却趁停火机会在本地一些乱民的带领下，绑接云梯，头顶马鞍，口衔利刃，从东北角爬上城头，赶跑了守军，打开了城门，十一时许，县城完全失陷。空前的一次大屠杀于焉开始。

城陷之后，以马步元的叛军为首，还有一些西纳川、上五庄和本县回族中的少数乱民湧进城里，大肆抢劫烧杀。他们先放火烧了东关城，城门起火塌陷，几百家民宅起火，东城区一片火海。他们见人就杀，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拿刀砍死，本地回族居民中的个别人原来因买卖之事和汉族商人有过小冲突的也趁机报复，据说当时的商会会长谢璞被其仇人挖去了双眼。叛军进入东关时，由“打劫”者参与，先将李耀庭、谢璞、靳廷元等大户人家的住宅、店铺抢劫一空，然后放火烧毁。我家系小商人，住在东关，亦未能幸免。城破前，我家先后就有三十余人次闯入，翻箱倒柜，反复搜抢，仅换下的“罗蹄”就有十几双。（他们脱下“罗蹄”换上在当时较高级的布、皮鞋）。

下午一时许，听到了国民军的机枪声和迫击炮声，城外响起了马仲英的军号声，于是在城内外拚杀杀人者全部出城，少数叛军又重上北碛山等制高点，插上红旗，悠然地唱着山歌，躺在隐蔽处，吸引国民军炮击，马仲英却从容地集合队伍，尽力从马步元的武器库中补充了足够的武器弹药，傍晚时分，分批向拉沙口，甲中后沟方向撤退。

国民军进军十分谨慎，他们从初五日得报后，从镇海堡出发，进东峡口时，由于向导带错道路，仰攻扁鼓台遭马仲英部伏击，伤亡近一连人。但实际上，东峡响河尔哨卡这时无人防守。原来，马步元曾派了一些人守响河尔卡子，守卡子的兵一来遭到了藏在山岩甲的当地以回回家为首的猎户们的冷枪袭击，损失较大，二来他们听到岷源城破的消息便赶去抢东西，所以国民军完全可以顺大路长驱直入。但以行军过分小心，迂回曲折，夜哨不明，进击迟缓，结果从镇海堡到岷源二十多公里的路程，竟化了三十多个小时，初六日下午才到达岷源县境，遂使岷源数千生命，庞大财物，受到空前浩劫，傍晚时分到了离城不过数里的二家梁，新家碑一带，却仍不敢迅速进城。初七日早晨，国民军安树德、曾崇义师才进入县城南北被马仲英部奔逃的制高点，稳稳当当地进了县城，派一营人上城头布防。这时，马仲英的殿后部队和参加了抢劫的乱民还在向西、向北撤退，百姓中胆大的指着他们的背影向国民军军官报告说：“老

爷，你看那些人是土匪，他们跑了！”意思是叫他们追击，而军官说：“好！让他们跑吧。”看来国民军始终与马仲英部保持十到二十里的距离在后面尾随。

初七日清晨，马步元的一千余名骑兵和马仲英的一万余人合兵一处撤走了。全城一片寂静，东关各店是驻满了身着灰布军装的国民军，北极山上军旗招展，城头上架起了机关枪，我急赴我家小店铺探视，只见店门洞开，财物被抢劫一空，什物一片狼籍，再进城探望亲戚家，只见东门塌陷，城内外除碑亭外其余房屋尽化为灰烬，余烟袅袅，东大街“福盛奎”、烟房仍火势熊熊，烟雾弥漫，店内十余人已被烧焦，晚一完夜门前尸体枕藉，行至玉皇庙巷口“福兴永”铺店台阶上死尸横陈达二十余人，血流遍地，尚有重伤呻吟哀号，惨不忍闻，西关鱼尔店内杀死从北极山溃逃的民团团勇二百余人。城内各街各巷，遇人均相询问伤亡之情形，妇女们披头散发寻夫觅子，哭天抢地，惨绝人寰。后经统计，这次事件中，居民乡勇被杀者二千余人，受伤者一千余人；房屋被烧二千余间，总共财产损失合银三百万内，这就是这场浩劫所造成的后果。

正月初八日，国民军包围了马步元的公馆（在城南今物资局大楼一带）。原来，马步元本人出人意外地没有和马仲英部撤走，他把其部下的一些官员及家属二百余人集中到他的公馆里保护起来，

并自称是自己的部队哗变，他本人未能控制，以此为遁词，退和国民军谈叛判，但湟源人却指控他是勾结马仲英制造事件的罪魁祸首。众人举出五点事实，说明他勾结马仲英不仅早有预谋，而且是事件的直接策划者：第一、河州事变一开始，马步元就以民和为据点一直给予支援，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与马仲英早有联系。第二、湟源是青海重要的兵站之一，自国民军入甘后，从民国十六、十七年，马麒以四十辆大车从西宁运送军火及军用物资达两年之久，其中除少部分运往恰卜恰、大河坝和支援河州事变外，大部分贮存在他的公馆，这次马仲英直扑湟源是事先和马步元有约在先，分明是叫他来补充武器的，以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而且，马步元又深知湟源为海晏咽喉商贾云集，金银颇多，防务又在自己掌握之中，因而互相勾结，抢劫湟源以充军资实是他蓄谋已久的事。第三、马步元明知马仲英部从南来，却在东峡布防，其目的是为了阻击国民军，而不是阻击马仲英。第四、初六日抢占北碛山等制高点，攻打县城的首先是他的骑兵，这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肯定是由马步元亲自指挥；他给城内打的电话是缓兵之计，为了配合马仲英攻城。第五、城破之后，攻入城内，杀人放火，抢劫最凶的是马步元的部属。至于马步元为何未随马仲英逃走？据当时人们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马步元驻防湟源有十六、七年之久，在当地有极大的产业，且家眷

亦在此地，弃之不舍。第二，马步元依仗兵权马麒是甘边宁海镇守使，可以为其靠山，再以军队哗变而无控制为遁词，可安然过关。据此，湟源人认定马步元是制造湟源流血事件的首恶者，罪不可赦。于是国民军命令马步元投降，并交出他的部下。马只好照办。人员交出后，分四个一批，就地枪决，这样先后一百余名军官被枪毙，马步元见大势已去，无可逃遁，便开枪自杀。他企图蒙混过关，保全生命的企图终于破产。

在这次事件中因有个别当地回族居民参加了抢劫或报复性杀人，马仲英部撤走时，当地回族居民怕遭报复，除个别老弱不能行走者外，其余全部弃家逃走。他们走后，果然有被个别汉族居民中的不良分子在抢劫他们未能带走的家私家具，我就亲眼看见东关一个姓鲁的汉族居民从一个姓回族居民家中搬家具。

鉴于这种情况，国民军剿匪司令安树德和其所派的县长杨桂森一面出安民告示，封存无主财产，一面派兵清乡，清查逃往上五庄等回族聚居的地方的散兵游勇和在湟源事件中趁机抢劫杀人者。结果，查出了十一个与马仲英部有牵连，抢劫过财物，伤害过人命的人。我军归案后，在文庙设公审处严加审讯，一经有人指证，随即绑赴北极山零枪毙。同时，又召回了在事件中没有参与杀人抢劫的回族居民，称其为“良民”，发还了财产，让其返回故居。

到了秋天，杨治平搜集整理了有关这次事变的真实材料，写成了铭文，刻碑六道，并把查出的死于这次事变的二千余人的姓名刻于其上，以忘这次不幸的事件。

马仲英所部和马步元的千余名骑兵威胁了回汉居民及“打捞者”两千余人从湟源补充了枪枝弹药，加强了装备，筹足了财物，浩浩荡荡从容离去后，虽有国民军尾追，一枪未发拿下了大通桥头，又北上门源，达甘源武威。后来到了甘肃民勤县，遭到小抵抗，他们又制造了杀害四千余人的血案。一直打到宁夏的阿拉善左旗，如入无人之境。宁夏督办门致中闻风而逃。冯玉祥这才派吉鸿昌等精锐之师进剿，马仲英方才溃败，逃往新疆时已所剩无几。

到了年底，冯玉祥的国民军因忙于准备中原大战，意欲放弃甘肃，青海。孙运仲撤离时，十分仓促，将马骥之子马步芳任命为暂编第九师师长，兼任青海城防司令长官。旋派车将临时掩埋于胡家园子的处决尸体一百一十具，连同自杀身亡的马步元尸身，一并运往西宁处理。不久又派人将湟源县民众殉难纪念塔下的六道碑文，用草泥抹掉。从此，湟源事件遂告结束。

回顾这段往事，全面回顾了湟源民国十八年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以便人们正确地认识这次所谓“回汉仇杀”事件的真正面目。甘肃、宁夏、青海原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冯玉祥受北伐的影响，率师五原进军甘、青、宁必然切断北洋军阀与西北的联系，甘肃地

万各银军便是封建性质的军阀，必不欢迎国民革命。他们的抵抗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而河州又是西北五马的家乡，是封建势力的大本营。河州公开反抗国民军是必然的。这样，军阀间的地盘之争就以回汉之争的形式出现了。所以这场民族纠纷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双万上层统治者挑起制造的。而双万的平民百姓则是事件的受害者，它绝不代表下层劳动人民的意愿，双万人民群众世代杂居，和睦相处。另外，这种民族纠纷及事件的发生也和当时动荡不宁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和当政者的腐败无能有关。解放三十多年来，灌源回汉各族人民摒弃前嫌，携手奋进，共同进行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举，从未发生过什么纠纷和冲突，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吗？现实和历史证明，反四万面告诉我们，国家的完整统一，政局的持续稳定才是民族团结和睦的可靠保证；而民族间的团结和睦又会促进国家安定统一。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无论其出身于哪一个民族，要过上和平、安定、幸福的生活，就必须，也有责任维护民族团结，以保证国家的安定统一，实现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根本目的。

※ ※ ※ ※

灌源民众殉难纪念碑记

中华民国十八年（农历五月初六），匪首马价英、马虎贤等，率众数万余，由导河入临晋海，首犯晋沙尔，继窥西宁，清

寧源。惟時縣令張君克德。及邑中有識之士。聞警會商。公以駐軍為不可恃。乃一電請省政府救援。一面糾合民眾。協力對敵。十四日（農曆正月初五）與匪相戰于南郊。眾寡不敵。退而守城。十五日（農曆正月初六）匪徒蜂擁而至。圍城而攻。諸民眾登碑抵禦。奮不顧身。視飛彈如流星。臨大難而不惧。前赴後繼。此倂彼興。受創虽深。战斗益烈。匪不得逞。勢將潰。不圖駐軍叛變。與匪相連。內外夾攻。城遂以陷。兵匪入城。大肆蹂躪。燒殺則白骨含冤。屠戮則殃及婦孺。當時也。風云为之慘澹。鬼神亦帶悲号。而諸民眾犹复揮戈殺賊。視死如歸。血肉纷飞。與城俱碎。忠勇之氣。貫乎日星。义烈之心。可銘金石。身形虽殞。毅魄犹新。嗚呼壯哉！良可悲矣！桂森來守斯邦。適當劫后。查男女死難民众總計二千餘名。財產損失。逾數百萬。空前浩劫。觸目淒涼。听灑水潺湲。望英灵兮安在？追怀痛悼。泪下沾襟。伏念諸民众為社稷而捐軀。御寇仇而致命。國殇山怨。精爽何依？裂血膏肓。含哀无既。不加表异時慰英灵。謹就中山公園。筑六面万塔一座。立厄難民众碑于其間。以揚忠烈而示來茲。今于新塔之成。爰繕笔述其顛末。勒之于石。垂后世而忘不忘云尔。

寧源縣縣長楊桂森 敬撰

邑丙辰科俊元楊繼烈沐手敬書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廿日敬立

附記：（1）本碑湮沒多年。迄今始得尋得。本碑文系李廷選撰。

原文藏青海省档案馆《文史资料第16号》。碑文和原文是否有出入，尚待日后查证。

(2) 据有人回忆，碑文为程源杨治平先生所撰，由其学生贺生华所书。其所以署名为杨桂霖者，乃系借其明翁，以达代刻之目的。

“揭 褂 兵”

马步芳在湟源的最后一次征兵

• 张静安口述 • • 贺 勋整理 •

解放战争进入后期，西北军政大势业已濒于崩溃边缘。为了垂死挣扎，马步芳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在青海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最后的征兵，**森围孤注一掷**。

湟源县政府接到马步芳的命令后，县长王维中纠集湟源绅士李增明、靳子才、张泰安、车进椿、陈国屏等十余人，决定立即照办，马上动员全县区乡保甲长，星夜征集，数日之内，共征得四百三十人马，待命出发。

我（即张静安，下同）在一九三九年从宁夏马鸿逵军中辞退回军后，潜身隐迹，从事耕种，无意进取。但在此次征兵时，众以为我曾充任马鸿逵特务营营长，一定娴熟军事，遂由县长等公推为新兵负责人，派人到蒙古道军中传呼，一听之下，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所以避而不见。后来听说县府四处寻找，风声很紧。自想其被捉而去，莫如自奔投到。遂去县政府面见王维中县长，王县长问我何往，我诡称“到牧区亲戚家求借文地歌去了”。当时马步芳的文地歌逼如星火，王县长闻此，愤怒稍止。既往不究。此时马步芳派八二军